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五回 紫竹院對月談心 綠楊溪盤膝觀水

話說李金華在觀音堂內，住了五月有餘。忽然嚏噴不止，耳熱眼跳，不知何事。便向杜雨亭道：「為弟者幾天嚏噴不止，耳熱眼跳，不知有甚麼事情，主何吉凶？」杜雨亭道：「此乃春風所觸，以至氣血不週，故有此病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如兄所說，不至若此之久。」杜雨亭道：「你這麼說，便是心血來潮了，何不掐指一算呢？」李金華道：「弟若能算，又不領教了。」杜雨亭道：「你這總是萬事攢心，推脫不開。正是事不關心，關心者亂。雖不必外有所觸，而內誠有所感。苟能將心拴牢，不使外放，自然身體清舒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弟苟能不動心，又成了聖人了。吾兄所言，弟難遽及。」杜雨亭道：「欲不動心，有個捷法，捷而又捷。莫先於養靜，心豈能遽靜？更莫先於念佛，念來念去，念得只剩一個佛字，貼在心頭，則靜自生。於此再念者一個佛字，念的真真切切，外此無聞，漸漸這一個佛字，融化於心。這一個心，融化於佛，謂之為心不是心，謂之為佛不見佛。漸漸連是心之心，見佛之見，融化於無可形容處，心境俱寂。豈有不靜之理？至時欲求不靜，亦莫能得。莫說極小之事，無形之感，就是刀兵在邇，死在眼前，也不能奪其操持。老弟不必煩心，趁此明月當頭，到莊外散悶散悶罷。」金華道：「倒也使的。」說罷，二人攜手而出。走著也說些當時景致。一時到了莊外，見有清水一灣，真是綠水長流，黃芽出土；岸邊極其乾淨。彼岸可同登否。二人遂盤膝而坐。金華道：「吾兄剛才所言，純是佛法，昨見架上有清靜真經，又是道家工夫，吾兄倒是專於那條？」杜雨亭道：「吾當日乍學坐靜，見道法容易，久之尋不著門路，邪門多多，勿得錯投。幾乎入魔。看事不好，又到了京都護國寺，參見圓通和尚，才得了入佛之徑。後來按之行去，實有些個靈驗，靜中念佛，自有利益。也就榻下心一直撲去。用到於今，甚是得力，心裡極得清淨。」金華道：「怎樣清淨？」杜雨亭道：「清如溪中水，淨如天上月。清淨之極，又更似水底之月，看之可見，掬之不得。及搜其細微，這清淨即是道家之清淨。道家之不若佛者，是僅得天上月溪中水耳。至於水底之月，卻是摸他不著，況那道家尚有多少關節，難以打開。一朝打開，方能起慕佛之心。不能打開，覺佛不如仙。既而打開，覺仙不如佛。及至得證佛果，頓悉如來。佛何異於仙？仙何異於佛？佛之所以高於仙者，因佛乃仙中之仙。由此而論，何必學仙，遠走一步呢？所以念佛一法，為超凡之捷徑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弟有所見。」杜雨亭道：「老弟有何見解？可以領教否？」李金華道：「弟聽吾兄之言，雖是仙佛之道，其據實不外儒家之旨，欲知不異之說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靜之一字，徹上徹下，離他不開。然道家以有象入，佛家以無象入，將念法與觀法合併一處，無象亦似有象矣。夢東雲念佛與參禪同，與道法少別。參禪者，寂照不二則悟。念佛者，一心不亂則慧。寂照不二，乃能一心不亂，一心不亂，乃可身心一如，方得念佛三昧。傳云：「念得只剩一個佛字者是也。廬山：坐立不知，南北不分，即其候也。固無可形狀者也。餘於無可形狀之中，而得三如之竊似，三多之況味，費心用目，凝然內照，心目一如，如貓撲鼠，沉耳於心，字字清徹；心耳一如，如雞覆卵，操之又操，耳聞目注，耳目與心一如，如龍養珠。傳云：將佛字貼在心頭者，是也。」念來念去，念的這個寂照之見。沉耳於心之心，似著力似不著力，久之突見三多：精神多，虛靈不昧，心滅性現，對境恬然；義理多，左右逢源，聞一知十，觸處洞然；歡悅多，順逆兩忘，口吐蓮香，自在油然。終之靜極生動，無象而有象，自印堂直至規中，如雪光一片，朗朗見一水底之月。然必有此，乃得真定。尋著廬山面目，方知元是自性彌陀。曾子之唯，顏子之卓，到此水釋。說無可說，噫，情殷兩化，言不雷同，浩浩秋月，落落春風，達人致之，道心貫通，俗士笑之，睡眼朦朧。

理注：

杜李二人，在觀音堂，住了多時。李金華，忽然嚏噴不止者，正是淨中動，動中生妄。若要斷妄證真，只得切實用念佛的工夫，念佛一法，萬法具備。八萬四千法門，無如念佛為要捷者。淨土雲：「有禪有淨土，猶如帶角虎。現世為人師，來世坐佛祖。有禪無淨土，十人九錯路。陰境若現前，俾爾隨他去。」念佛一法，為人道之明途，是超凡之捷徑，橫出三界，直到彼岸也。所以二人，說彼岸極清淨矣。至於水清月明，以至水底之月，極淨微妙，以是真空實相矣。

偈雲：

心月孤圓鏡，常在自性中。